

▶ 云南爱国主义历史丛书



昆明和平起义

晨 光

2
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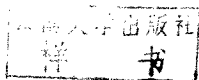
云南大学出版社

S2
K266.9

1

2

昆明和平起义



云南大学出版社



B 804371

责任编辑：赵瑜

封面设计：丁亚

昆明和平起义

晨光

米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校内）

云南省地震局印刷厂印刷

米

开本：787×1082 1/32 印张：2.125 字数：47746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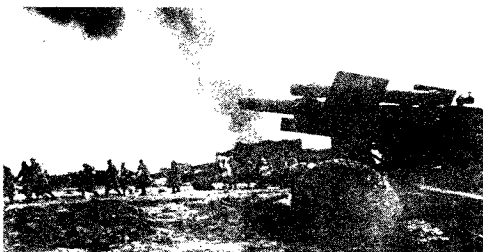
印数：0001—8000

ISBN 7-81025-148-0/K·34 定价：1.10元

著文 吴金 古寿

策划 西尔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出版说明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一种伟大的凝聚力 and 向心力，它使中华民族能够经受住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和 risk，而一直保持坚强的团结和旺盛的生机。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云南各族人民，勤劳、聪慧，又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他们为维护西南边陲领土主权的完整，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而他们的活动蕴藏着极其丰富的爱国主义的瑰宝。为继承和弘扬这份珍贵遗产，激发人们高度的爱国热忱，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云南爱国主义历史丛书。”

这套丛书着重介绍云南近现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以反映云南各族人民在内忧外患的危难之中，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进行的斗争及在各领域中作出的杰出贡献。这是对江泽民总书记关于对青少年进行中国近现代史和国情教育的指示的具体贯彻，符合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需要。

一部云南近现代革命运动史，可以说也是云南近现代的爱国运动史。丛书突出爱国主义这条主线，以青少年为主要对象，尽可能将知识性、思想性融为一体，做到寓理于史，通俗易懂。尽管我们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力不从心，水平有限，难免存在缺点和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丛书由杨德慧、吴妙玲、林超民、高光汉、文思启五同志组成编委会，林超民任主编，高光汉、文思启任副主编。

一九九一年六月

目 录

一、卢蒋同床不同梦

- 卢汉就任空头主席…………… (1)
- 谋发展暂且迁就…………… (5)
- 为前途忍辱负重…………… (8)
- 抓机遇壮大自己…………… (10)

二、三道城乡风雷激荡

- 军特警宪肆意横行…………… (15)
- 和平民主运动不断高涨…………… (19)
- 游击战争烽火迭起…………… (27)

三、柳暗花明又一村

- 长春城下，滇军起义…………… (30)
- 为卢汉指光明之路…………… (33)
- 下决心弃暗投明…………… (37)

四、春雷一声震天响

- 蒋帮设计陷卢汉，永衡斗智破敌谋…………… (41)
- 蒋中正垂死挣扎，卢永衡昆明起义…………… (46)
- 讲义气误释张岳军，欲破敌放走余李…………… (51)

五、金马腾空，碧鸡报晓

- 蒋帮反扑围昆明，军民踊跃破敌阵…………… (54)
- 敌顽败逃欲出境，陈宋大军出奇兵…………… (59)
- 碧鸡报晓三道欢笑，金马腾空南滇红遍…………… (61)

一、卢蒋同床不同梦

1945年的秋冬之际，对云南，对中国，乃至对整个世界说来，都是个极不平常的季节。在这个富有意义的时刻，同盟国最终取得了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奋战，打败了日本法西斯，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此刻，祖国大地万众欢腾，多年压抑的内心迸发出无穷的喜悦。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把全国人民抛入另一场血海之中，发动内战。尽管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中国共产党也为此竭尽全力，但蒋介石却一意孤行，坚持内战和独裁的方针，以重新取得对整个中国的统治权。为达此目的，他不仅要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而且对不属于自己嫡系的一切异己势力，均在其铲除之列。1945年10月3日在昆明五华山发动的倒龙政变，把雄踞云南18年之久的地方势力的首领龙云赶下了台，即属此例。接着，蒋介石又任命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也属此种情形。蒋对卢的任命，并不意味着不再清除异己，以解除后顾之忧。他为了发动内战，必然继续玩弄阴谋伎俩，观察和处理云南地方势力，从而又引起卢蒋矛盾。

卢汉就任空头主席

卢汉是云南地方实力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不属于蒋介石

嫡系。他的家庭是彝族的奴隶主，占有土地、奴隶和武器。他曾任过国民党军队的师长、军长、军团长和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卢被委任新职时正带领滇军在越南受降。

卢任省主席并不表明蒋对他特别信任。蒋预料到内战开始后西南将是后方，而云南则是这个后方的最重要的基地。要控制云南这块地方，就非要重用卢汉不可，通过控制卢汉达到控制云南的目的。但是，卢汉称雄割据的思想很突出，和龙云一样，想把云南搞成独立王国。蒋介石的方针是，又要利用卢汉这块牌子，又不能让其搞独立王国，称雄西南。采取的策略是先夺卢汉的军权，让他当个云南省空头主席，然后取而代之，拿掉他的主席的位子。

蒋介石明令在卢汉返回云南就职之前，省主席一职由李宗黄代理，同时把军事权交给杜聿明和关麟征，密令关麟征到海防统一指挥驻越蒋军，随时准备对付敢于异动的滇军，指派何应钦坐镇河内，对卢汉威胁利诱，软硬兼施。蒋介石自信云南的军政实权已交给了自己的亲信，昆明已无后顾之忧，假若前方的卢汉和滇军有所不满的表示，就可加上各种罪名，大兴讨伐之师，把云南地方势力赖以存在的滇军一举消灭，然后就可名正言顺地将自己亲信李宗黄那个“云南省主席”前面冠上的“代”字去掉，成为名实相符的云南最高头头。卢汉对蒋的预谋甚为不满，既然让他当主席，为什么先让别人代一下？卢汉的本意是想军权、政权一起抓，如果只让他当光杆主席，不让掌握军队，无异是要在一定的時候，杀他卢汉的脑袋。从这里可以看出，卢汉一上台就潜伏着对蒋介石的怀疑、离异与防范。

当时卢汉的心情很复杂，他内心既不愿意背离龙云，又不敢得罪蒋介石，更不甘心云南就此拱手让给蒋介石，他陷

入深深的苦痛思索之中。当时摆在卢汉面前可供选择的路似乎有两条，一条是公开打起反蒋旗帜，率领滇军回师昆明；另一条是接受蒋氏命令，放弃兵权，回滇就任新职。卢汉考虑，前者云南经过八年抗日，人民苦痛已深，急需休养生息，打内战不会得到人民支持；再说，从越南回滇，沿途有中央军重兵把守，自己稍有行动，必然遭致数倍于己的蒋军的围、堵、追、截，不仅使地方残破，人民遭殃，滇军自身亦有被全歼的危险。看来这条道行不通，死路一条。当然，蒋介石是最希望卢汉与滇军走这条道。至于后者，纵虽卢汉愿意放弃兵权，回滇就职，但是否能实现亦尚未可知。卢汉揣度，既然委有新职，又不明示何时就任，更不说新旧职务关系，这自然只是一种搪塞敷衍、伺机待变的安排，是一个暂时笼络人心的幌子，不可太过认真的。所以，卢汉经过仔细思索，考虑再三，面对当时险恶形势，他成竹在胸，暂时委曲求全，徐图日后发展，公开表示“一切服从中央，听从中央的指挥”。这样，蒋介石终于暂时找不到吃掉卢汉和滇军的借口，只有另打主意了。

李宗黄虽是云南鹤庆人，但从1927年他就投靠蒋介石，奉蒋之命在云南“清党”，残杀无辜，两手沾满人民鲜血，被人们遍街张贴标语，将其赶出云南，因此，他在云南声名狼藉。这次被蒋召回云南，委以代省主席重任，李氏自然又要猴儿耍戏，尽量让主子欢心高兴。所以，李宗黄一登台就勾结云南省警备司令关麟征等，对云南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他们在各机关、各厂矿、各学校和各事业单位都安插了大批特务，唆使军、警、特、宪作科犯罪，任意妄为。通过清查户口和新闻检查等反动措施，严格限制和任意干涉群众的言论与行动自由，逮捕、关押大批青年学生和各方面人

士，撤换了大批中学校长，许多教职员工被解聘。在经济上也借各种名目，肆意搜刮，巧取豪夺，搞得人心惶恐，民不聊生。蒋介石、李宗黄等人并不就此罢休，他们为了发动内战，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正疯狂地进行各方面准备，这就不能不引起人民反对。反内战、反饥饿、争民主自由的斗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反动派实行血腥屠杀，导致了昆明“一二·一惨案”的发生。

惨案发生之后，立刻影响全国，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爱国人士都相继发表声明，支持爱国学生的斗争；全国各大中城市亦纷纷响应，惨案制造者受到举国一致的谴责，云南人民掀起驱逐李宗黄的浪潮。面对迅猛发展的形势，迫不得已，蒋介石只好忍痛割爱，舍车保帅，将李宗黄调走，以平息人们的反对情绪。

李宗黄的被驱逐，为卢汉就任省主席提供了条件。一是有成命在先，二是代主席已经垮台，蒋介石只好让卢汉宣誓就职了。但蒋介石消灭云南地方势力的计划并没有因此放弃，以李宗黄主演的旧梦虽已破灭，消灭滇军的新阴谋又将付诸实施。

蒋介石知道，卢汉与龙云关系非同一般，虽眼前龙云对卢汉有点不满，但这是暂时的，卢汉难成自己的忠实部下。因此，如果让卢汉继续手握兵权，必然日后将会出现拥兵称雄、尾大不掉的局面，与其遗患将来，不如今日除根，来个釜底抽薪，使卢汉难成气候。在蒋眼中不除掉滇军，云南问题不算彻底解决。但如何使滇军消灭呢？蒋介石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最后他决定将滇军主力全部调到东北战场，充当他打内战的炮灰。这是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滇军打胜了，他不仅可把滇军分割开来，分而治之，而且卢汉滇军得罪了共产党，就

只能死心踏地跟随他；打败了，正好借共产党解放军之手把滇军彻底解决掉。这样，入越受降的滇军两个军八个师的武装，经过改编，八个师整编为六个师，称第一集团军，由蒋介石任命他信得过而云南方面又能接受的云南人孙渡率领，于1946年初用船经海路运往东北战场。

这样，卢汉手中的兵权被剥夺了，1945年12月回昆就职时，只带回了一个警卫营。就连这个小小的警卫营蒋系势力也不肯放过，竟下令要警卫营拨归警备司令部指挥，后来经卢汉派代表前去苦苦哀求，警卫营才得以保存下来。可见，卢汉主持滇政之初，处境并不妙，没有供其调派的武装力量，虽有一个保安司令的头衔，却无一兵一卒供其指挥，不过是个光杆司令而已；至于行政各部门的头头们，又多属蒋介石和李宗黄安排的人，对卢汉多所制肘，这类问题的彻底解决更需要时间，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弄巧成拙，于事无补。所以也可以说，初当省主席时卢汉也是个光杆主席。

然而，不管怎么说，卢汉毕竟当了云南的省主席，他不属蒋介石的嫡系，云南的权仍在云南地方势力手中，尽管这种地方力量在1945年冬遭受摧残，元气大伤，几乎陷入绝境，但只要其火种保存下来了，它迟早还会再燃成燎原之势的。

谋发展暂且迁就

戎马半生的卢汉自然熟知手握兵权的重要性，又何以乖乖地交出兵权回省当一个光杆主席呢？难道他不懂在旧中国有兵才有权的道理吗？不是的。正因为他懂得这个道理，也深知蒋介石的为人。不要说他卢汉这个杂牌军的司令，在当

时的处境和形势下，就是蒋势力圈子里的人，稍有不恭，使蒋不快，也难保不出问题的，这种事例在蒋介石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还少吗？因此之故，卢汉审时度势，瞻前思后，当前只能顺从蒋介石的安排，把军队交给蒋介石调去打内战，自己暂且任一个没有武装护卫和没有班底支撑的光杆主席，以图日后发展，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否则，如果当时同蒋介石来硬的，硬顶硬碰，恐怕不仅兵权保不住，连省主席这个职位也不可能到手。在蒋介石当政的近二十年中，这种事例也是很多的。所以，卢汉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当蒋让人向他传话说任省主席不能兼军职，任军职不能兼省主席，他表现得合乎情理，毫不在意。而当蒋介石亲自对他讲，东北急需兵力，拟调他的一个军，问他行不行的时候，他立刻表态说，既然是东北需要兵力，军队是国家的，全部调去好了。蒋介石听了高兴得不得了，马上站起来拍着卢汉的肩头说：“好！好！好！你真是模范军人”！这样，不费吹灰之力，云南的两个正规军就被调到东北内战前线去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炮灰了。

滇军到东北打内战，卢汉心里也是很不好受的。他后来在蒋介石要求下曾经两次赴东北安抚滇军，亲眼见到滇军被中央军分隔在各个不相连的驻地，不等部队到齐，来一个师派一个师，到一个团上一个团，既要和解放军打仗，又要防备被中央军并吞，上下左右前后均有牵制，处境险恶，使他感慨万千。他在公开场合都是按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一口径，讲一些空空洞洞的话，只有在高级将领这个自己心腹的小范围里才能讲几句真心话，即便如此，有的话还不能讲得太明白，只能作些暗示，尽可能含蓄一点。如第一次视察时对滇军高级将领们说，要防备杜聿明（当时杜任东北保安司

令、剿总副总司令，依照蒋介石命令，滇军在东北归杜聿明指挥）下毒手解决云南部队。杜聿明召开会议时，军师长不要一齐都去，军师长离开部队时要指定临时负责人。他还说，滇军和杜聿明的关系不是隶属关系，人事调动可先调后报。说杜聿明也可能不来硬的，会来软的，伤亡、消耗，不给补充，让你苍蝇吃翅膀，自生自灭。卢汉最后告诫滇军将领说：“只要你们两个军存在，云南政局不会变”。卢汉的主要目的在于要滇军保存实力，巩固地位。因为他这次视察是在潘朔端率领滇军184师于海城起义后不久进行的，当时军心不稳，既顾虑中央军把滇军分割吃掉，也顾虑其余滇军效法184师，跟着起义。

卢汉第二次赴东北视察滇军已是辽沈战役前夕。当时蒋军在东北虽尚有数十万大军，但士气低落，人心不稳，东北战局的形势已在向着不利于蒋军的方向快速发展，同时在省内的情况亦今非昔比，鸟枪换炮了，他卢汉本身的思想认识也起了相当大的变化。所以这次他对卢浚泉、曾泽生、龙泽汇等滇军高级将领们的讲话，与上次大不相同了。他告诫滇军将领们：“你们在这里做事要机动点，不要做什么都要受人家支配，也不要什么事都要到云南来问我”。卢汉视察回昆后曾对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谢崇文说：“东北形势十分紧张，我已对他们说现在我顾不了你们，你们也不要管我了。情况紧急时，你们自找出路吧！”

卢汉两次视察驻东北滇军都是蒋介石叫去的。去安抚滇军、稳住已经动摇的军心，在这点上蒋介石和卢汉是一致的。但是目的却有很大差异。蒋介石要稳住滇军继续替他卖命打内战；卢汉则是希望保存滇军实力，以便蒋介石不敢小视他，这不失为他在云南巩固统治地位的一种助力。至于到

了辽沈决战前夕，蒋氏自然仍希望滇军能为他的垂死挣扎拼命；而卢汉则完全不同了，他从滇军前途考虑，准他们自寻出路了。这是确确实实的同床异梦。

为前途忍辱负重

卢汉出任省主席之初，事事受到牵制。可以说当时他是说话无人听，做事没人帮，除了省主席这个头衔外，他什么本钱也没有。军事方面，云南仅有的四个保安总队掌握在警备司令霍揆彰手里，而霍是蒋介石嫡系，根本不把卢汉放在眼里。卢汉才就任，霍就派其参谋长刘叔琬向省府秘书长朱丽东说：中央指示军权要统一，省府警卫营和四个保安总队的经费，照旧由省府负责，而人事权和指挥权应归警备司令部。朱将此话转告，卢汉表面若无其事，不置可否，私下才同自己的人说，这样一来，我们出入省府，都要受检查了。经过力争、哀求，对方也考虑不可一下做得太绝，才勉强同意将警卫营留给卢汉。

行政人事安排方面，在李宗黄代省主席的期间，蒋介石、李宗黄已把他们的人大批安插在各个要害部门，为李宗黄正式任主席作好了准备。当时有所谓“五人核心小组”，即李宗黄本人和他的亲信伍纯武（省府秘书长）、申庆璧（省府主任秘书）、宁伯晋（国民党省党部书记）与蒋公亮（民政厅主任秘书），一切阴谋计划多经五人小组事先敲定。由于“一二·一”民主运动，李宗黄被赶下台，五人小组亦不复存在，但各厅局、各专县行政大多仍控制在他们的人手中，CC特务（即中统特务）无孔不入，横行猖獗，卢汉要按自己的想法办事、安排人，困难重重。如卢汉任用亲

近自己的杨适生做省府主任秘书，蒋介石和李宗黄的亲信张邦翰（继李之后出任民政厅长）等就掀起波澜，大作文章，打击排斥。张在省府会议上公开诬陷杨适生是“贪污集团骨干”，声称若杨任主任秘书，他们“羞与为伍”，迫使卢汉不得不让杨适生暂时回避。再比如卢汉委任严中英、杨炳麟、余建勋等原第一集团军军官到一些地区去分任县长、专员，张邦翰也从中梗阻，大骂这些军官“只会玩枪杆子，不懂行政也要来当行政官。”利用民政厅长的职权（解放前民政厅握有一定的州县官任免人事权），横加干预，妄想阻拦。

财政方面，原财政厅长陆崇仁已随龙云一起垮台，会计长华秀声接掌财厅。一来行政组织能力稍有欠缺，二来不属蒋李嫡系，云南财权很快落入蒋李亲信赵恩巨、厉德寅（他们原来就在税务、银行部门任职）等人手中，卢汉和省政府的经费也要受其控制，连龙云时代储存在昆明海源寺后山新华洞的物资，蒋帮封存之后也是交由任云南省税务局长的赵恩巨监管，卢汉的省政府不得过问。与此同时，云南所有外汇储备结存也完全被冻结，卢汉政府分文不准开支。

作为一省之长的卢汉，上台伊始，处于要兵无兵，当政无权，理财无钱的境地。这种情况能长久维持下去吗？这怎能不使卢汉对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产生怀疑而逐渐滋生不满、乃至反抗的情绪呢？不过，卢汉还是很机灵的，他深知自己眼前处境，没有任何本钱与人抗争，只能忍耐，以待时机，慢慢发展。不但如此，还要尽可能表现得使蒋介石放心、满意，消除猜疑。不如此，就不可能有日后发展的希望，若稍有疏忽、大意，大难即刻就会降临。1945年底到1946年上半年时的卢汉，处境确实艰难。

抓机遇壮大自己

果然不出所料，卢汉日夜盼望的机遇，很快就接二连三的到来了。卢汉不轻易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壮大自己的机会，巧妙地进行活动，与蒋介石周旋。

第一个机遇是184师起义，蒋介石要他去东北安抚其余滇军。1946年5月30日，滇军第60军第184师在师长潘朔端率领下于辽宁海城起义，投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行列。这是解放战争时期起义较早的国民党军队，对革命有巨大影响，对蒋介石震动也很大。蒋介石在震惊之余，不得不考虑稍微改变一点对付卢汉和云南的既定方针。他原来的方针是完全剥夺卢汉兵权，把国民党中央的法西斯专制统治贯彻到云南城乡。现在184师在调进东北刚满一个月的时间就宣布起义，这不能不叫他感到意外与恐慌，如果其它部分的滇军也跟着步184师的后尘，别的杂牌军又步云南军的后尘，那怎么得了？看来光给卢汉一个空头省主席不行了，还得放点实权给他，同时也利用他的威望和影响来羁縻滇军官兵，稳住内战前线阵脚。所以蒋介石急电卢汉到南京商赴东北安慰滇军事宜。卢汉抓住良机，东北之行往返均在南京小住，一来对蒋表示忠顺，使蒋对自己有个好印象；二是争取蒋介石适当放权。果然，蒋三次接见卢汉，并约卢汉上庐山休息长谈，国民党中央政权行政院等各个军政部门的头目都争着宴请卢汉，各报纸也争相吹捧卢汉如何了得。卢汉这次活动是成功的，为他后来势力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二个机遇是“李闻惨案”。李公朴、闻一多是著名的民主人士，在全国都有很大影响。由于他们反对内战，反对

法西斯专制，1946年7月被蒋介石指使特务暗杀于昆明。事件发生，举国一致同声谴责蒋帮，矛头直指蒋介石及其在云南的代理人——云南警备司令霍揆彰。不得已蒋介石派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来昆明坐镇处理此案。

按照蒋介石旨意，顾祝同在昆明导演了一出“惩凶”的假戏，杀了“凶手”，免了霍揆彰的警备司令职，以副司令何绍周升任司令，四个保安大队拨归卢汉任司令的保安司令部指挥。卢汉明知处理有假，但装作不知，故意不予干预，好让顾祝同演戏，以赢得顾的好感而支持自己的发展。卢汉这一招的确起了作用，案子了结后顾祝同说：“卢主席对此案不作任何主张，使我得到很多方便，工作顺利完成，我很感谢。”相信蒋介石也是很满意的。顾还提议建立云南绥靖公署，以卢汉兼主任，统辖全省军政，包括何绍周任司令的警备司令部也归卢汉指挥。何绍周见卢汉有中央大员支持，立刻表态说：他要“尊重老前辈”，与卢主席精诚团结。成立绥靖公署的方案虽蒋介石事先已同意，但提出后遭到陈诚反对，蒋介石通令暂缓成立，并让何应钦函示何绍周（何应钦之侄，已过继给何应钦）以私人关系，尊重老前辈，服从卢汉指挥。这样，虽然绥靖公署暂缓设立，但卢汉已获得很大实权，从此他已不再是空头主席和光杆司令了，他不久就以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实权将四个保安大队扩编为四个保安团，在此基础上，短短一两年，保安团由四个发展成十几个，扩编为三个保安旅。可以说，“李闻惨案”的发生成为卢汉重掌实权的转折点。

第三个机遇是利用张群设立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而苦于得不到四川支持的时候，卢汉积极支持他，让张在中央替自己撑腰，设法搞掉何绍周，把云南的军政警宪实权控制在手。